

新中國叢書

第八種

中國內幕
三集

新中國報社出版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日

新中國叢書
第八種

中國內幕
三集

著者：歐陽宗等

出版者：新中國報社

上海河南路三〇八號

總發行：街燈書報社

電話一五一四三

經售者：蘇州新國民書店

南京建國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售

定價：每冊五元

中國內幕 第三集 目錄

周佛海氏及其母親·····	一
學者大使李聖五·····	六
親共反共話陳誠·····	九
徐庭瑤張發奎畫像·····	一六
追記危城金華·····	二二
顧祝同與「第三戰區」·····	二九
記蔣公子經國·····	三五
英美派與政學系·····	三九
重慶的黨派鬥爭·····	四八
宦海升沉中的宋子文與朱家驊·····	五二

記孔祥熙夫婦·····	六二
「傻大哥」馮玉祥·····	六八
反共「常勝將軍」衛立煌·····	七七
陳儀與劉建緒·····	八三
問題中人張學良·····	八六
失意軍人陳濟棠·····	九七
「七君子」今昔觀·····	一〇〇
報人張季鸞·····	一〇四
香港的反重慶集團·····	一〇七
第三種人在香港·····	一一〇
客死蜀中的陳獨秀·····	一一三
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周恩來·····	一二〇
胡文虎的解剖·····	一二九
陳嘉庚一怒去國記·····	一三九

周佛海氏及其母親

青年的革命志士

青年時代的周佛海氏，曾肄業日本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那時候是大正六七年之間。

其時，適值中國多難之秋，蘇聯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她的勢力便伸展到中國，好像加拉罕的對華宣言，那種僞裝的宣傳說：「我們和中國是兄弟之邦，爲了自由，唯有蘇聯和紅軍，可以援助中國作戰。」中國的青年們着實痛受刺激，反抗軍閥的壓制的運動翕然而起。

周氏原籍湖南，他雖然留學日本，然而他的天生的熱情，使他幾次三番的想着回國參加，可是他又想起了湖南沅陵的鄉間，他的母親是怎樣的盼望他學成榮歸。

周氏從小失怙，太夫人一手把他和他的妹妹扶育，他的母親是比什麼都重要的。

他想着了祖國的前途，想起了高堂的老母，真可以說得廢寢忘食般的心神不定。

他抱着一片憂懷，登山消悶，可是櫻島的噴烟，不足以安慰他的煩惱。他冥想在岩崎谷的洞窟，一顆雄心，兀自起伏不停。他有一次暑假裏歸省萱堂，在上海觀賞過名伶梅蘭芳的「霸王別姬」一劇，他想到了項羽在四面楚歌下的心情，他的就學萬里天涯，遠處異境之身，去就之心立決。

他在七高畢業以後，轉入京都帝大，在經濟系就學，其時蘇聯的對華宣傳方盛，隨着山東問題而起外交上的糾紛，民衆的情緒非常激昂，上海的勞働羣衆，在公共租界發動示威，樣子十分緊張。

周佛海氏及其母親

北京方面又有「馬克斯研究會」的組織，由北大的教授李大釗，陳獨秀等爲中心暗地裏十分活躍。這一位熱情的湖南人周佛海氏，他給共產黨吸引了，也以京大在學之身，成爲第三國際的活躍的一員，這是極自然的趨向。

由遠東代表馬林和沃金斯基等主辦的上海的共黨各地代表大會，他和陳公博，李達，毛澤東等連袂出席。

會議的地點，在法租界的一角。

十幾個蘇聯和中國的青年，圍着一張小桌，呷着強烈的羅宋白酒，他們興高采烈地討論着各種問題。他們都是精悍的，富有熱血的勞工運動的鬥士。會議預定連開六天，這些中國共黨的代表，蘇聯的指導者們，正在全神貫注地討論的時候，忽然間被工部局的警探們包圍了，手槍威逼之下，大有一網打盡之勢。

周佛海氏也在其列，可是不到幾天，他們一齊獲釋。原來他們是給奸細密報了，所以被逮的，恐怕沒有化費什麼保釋金，詢明之後，便被釋放了。

周氏和他的同志，在銅人碼頭那兒，雜在苦力羣裏，從蘇州河走入嘉興。

母乎祖國乎

浙江省嘉興——這裏有一個風光明媚的南湖，湖中的烟雨樓，便是一個醉客飛箋，微豔聽歌的作樂所在。然而在另一方面，嘉興又是一個工場地帶，在這勞働者的街市，進行着赤化中國的勞工運動，自然是一個絕好的場所。

共產黨的代表們在上海失勢以後，他們在南湖裏面載舟密議了。

周氏和陳、博氏當然是其中的重要分子，其時正當霜月十五之夜，淒涼的月色，照耀着湖水。

周氏在月色之下，未免若有所感，起着悠然之思。其後，他又潛入湖南。

當時，恰巧在孫中山先生，燬費共同宣言發表之後，當局追捕共產黨的眼線遍及各地，在這種情形之下，周氏便急急地奔返沅陵的故鄉。

他是很盼望一省太夫人的，然而他雖然來到此地，遷居却滿佈四週，他祇得悽然地在黑夜裏藏身丘陵，含着一眶熱淚，遙想着他的高堂，他思想起了慈母，深深地拜伏於地。

嗣後，他重返京大，在大正二年，以優秀的成績畢業。畢業以後，周氏歷任廣東大學，上海大夏大學教授，轉向加入國民黨，深究三民主義，著有「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一書，頭角嶄然而露。周氏以一片赤誠的青年熱情，從醉心共產主義而轉向加入國民黨，這就是他所以一意熱愛祖國的緣故。自從藍衣社創立以來，他在蔣介石氏之下，歷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主任，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長，中央黨部宣傳部長要職，頗爲蔣氏重用。可是在這黨國存亡危急之際，他却冒着生命的危險，毅然和汪精衛先生，退出重慶，以全力從事於新政府的樹立。

本年五月，南京接獲急電，據說周氏的六十六歲的馬太夫人，和周氏的妹妹，妹夫被渝方拘禁了。這一位立在暗夜的丘陵上遙想慈母的孝子周佛海氏，其時正在日本，他想起了不孝之罪，能不血淚沾襟。

周氏爲了決意從事和平，他曾經三度設法，一心想把太夫人從故鄉接來首都，可是他又担心着慈母的衰老，惟恐不宜於長途勞頓。

他的胸頭，當然非常悲痛的。他雖然獻身於和平的陣營，可是何應欽還是他的肝膽相照的同志，主張主義一時雖有不同，然而決無危及老母之理。……他祇是想著，煩惱了二天三晚。

『現在我既經和汪精衛先生一同渡日，重慶方面雖然傳來高堂和妹氏夫婦被捕的消息，受著怎樣的苛遇不得而知。但是母親是深明大義的，我既已獻身和平，祇有在和平的大道前進。』這種雄壯的決心，在周氏的胸中千迴萬轉，反而加強了周氏挺身於和平的熱情。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這一首唐詩，正可爲今年四十五歲的，如日方中的，熱情男子周佛海氏吟詠。

周氏在京都大學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河上肇博士的得意弟子。

周氏求學的時代，曾以留日代表的資格，到上海出席一全大會，如前所述。他回京以後，自然追隨於河上博士的左右。

他在京都市左京區的吉田本町裏，借有一間農村小屋，他的未婚妻楊淑慧女士特地從湖南出來同他作伴。他的生活極難，所以他接受了河上博士的伯父河上謹一氏的學費補助。

一段插話

那時筆者正在京大的國史科研究明治維新史，在羅澤君¹的寓所和周氏相識。我依稀地記憶着那時

候的情況，我到南京訪問這位財政部部長的同學道：

『在京大裏，在下還是前輩呢！』

原來筆者曾經和周氏一起的留學青年，討論過軍事學講義，周氏的記性是很好的。

再說周氏的寓所，在離開京都的牧田秀樹氏的住宅一條里衡的所在，牧田氏在京大圖書館任職，老夫婦二人都很老實，他們照顧着周氏夫婦和自己的兒女一樣。

周氏在七高留學的時候，公子幼海，就在那兒出世，這是二十年前的舊話了。某一天的夜裏，忽然二樓發生火警，這一對年輕的夫婦非常危急，幼海也幾乎窒息。

幸而，牧田夫婦在危急中搶出了幼海，在大雨傾盆中延聘醫師看護，這種中日兩國人的赤誠友愛，是非常偉大的。周佛海氏和他的夫人楊淑慧女士，犧牲一身一家，從事於和平運動，這裏就是一段插話。周氏繼承了河上肇博士的學究的熱情，他的感激着牧田老夫婦的人情，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周氏誕生於光緒二十二年，今年四十五歲。

夫人楊淑慧女士四十歲，今春率子女抵東京留學，長公子幼海，今年二十歲，肄業一高，長女公子慧海，今年十六歲，肄業聖心女子學院。周氏的男女公子，一切都由王子製紙會社社長菊次郎氏，祕書岡部長的兩位夫人，負責照顧。

女公子慧海很聰明，愛說日本話，她掀着嘴唇，想到了她的祖母說：

『四年以前，我十二歲的時候，我和祖母一同在南京過年，哥哥也是在一起的。她很慈祥，很喜欢花。要是她和我們一同到此，因為沅陵也有些像日本，這位喜歡花的祖母，她是不會忘記故鄉的。她今年六十六歲，身體很健，和叔父叔母住在一起。』

男子的功名之念，以及家庭和樂之情，古今中外是沒有不同的。（安藤德器・三〇・八・二四）

學者大使李聖五

這裏先來替新任駐德大使李聖五氏繪一個輪廓：李先生有着高大的身材，同字形的臉，說話流利，是位富有革命精神的學者。

李氏是山東泰安人，現年四十二歲，北京大學法科卒業。據說在北大讀書時代，他已盡瘁國事，加入各種學生運動了，所以也可以說，李先生在那時候，已開始革命的生活。民國十二年秋，東渡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專攻國際公法，立志對國際情勢，作深切的研究，著有一「國際公法論」，及英文本「國際公法與內亂」等書。民十五，因求知慾的驅迫，又買棹西渡，入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國際法及普通法，得碩士學位。十九年返國，北大校長蔡元培聽到這個消息，就拍電去歡迎，聘為該校法學教授，但李氏一到上海，適值商務書館改組，該館當局以十二分誠意請李氏任編譯所總編輯，這是他第一次的進商務，第二次是在一二八以後「東方雜誌」復刊時，直到二十六年冬，淪軍退出上海，他隨商務當局經香港遷往長沙南正路工作，不久，因空襲關係，遂停止工作，全體返港。

無畏與懦弱

在汪先生主持淪方參政會時期，李氏是參政員之一。迨汪先生脫離重慶，於河內發表豔電，李氏乃撰著長文，題為「無畏與懦弱」響應汪先生的和平主張。該文大意，略謂：「天下萬事，只要是真

理，便無所用其懦怯，任何謗謔與侮辱，都無所畏懼。」但不幸這篇文章，被商務當局橫加干涉，不予排印，李氏以去就力爭，雖經十數次之挽留，而意志堅強的李氏，終於不允復任而「揮淚辭商務」了。

李先生自辭去商務職務，即移居香港銅鑼灣，其間累與汪先生函電往返，磋商國事，但李氏目覩時局，不禁感慨系之，幸有李夫人朝夕譬慰，才稍解悲感。

李夫人是足跡走遍東西洋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女性，自幼便在北京讀書，曾入燕京大學，與文學家謝冰心等先後同學，又隨李氏漫遊英法德等國，見識學問更與時俱進。同時，夫人還是位幽默詼諧的主婦，使李宅成爲一個名不虛傳的模範家庭。

據夫人對人說，李氏除每日到部（時李氏任司法行政部長）辦公外，因腸胃欠佳，所以很少參加宴會。至於交際場所，更是難得去一次，從前雖豪於飲，但近來因爲保持腸胃健康的緣故，便也竭力戒除，其他的嗜好簡直可以說沒有。這樣，李氏就得仍然保持其學者的本來的面目。

美滿的代表家庭

李夫人自己，因曾居留日本而又多年在歐洲，識見高出一般男性以上，尤其對於婦女應盡的責任，極能澈底的明瞭，認爲做丈夫的與子女們一天在外面工作和讀書，到了晚間歸來，就必須要有一個舒適的家庭以爲精神上的慰安。實在的，這確是做主婦們所義不容辭的責任。這也即是夫人現在因爲子女衆多不能分身到社會服務的一個最重大的原因。夫人每天除治理家務外，還須教育子女，現在長女公子等都在上海求學，好在上海原有一個公館，所以並沒有什麼不便的地方。每隔二日彼此通一

次信，夫人即將一星期內應注意的事項及應吃的菜單都開列寄去，指示傭人照辦，女公子們也將一星期內的工作及一切已遵毋論照辦的事務作一詳細的報告寄來，如此辦法已行了一年有餘，毫無困難。李氏的長女公子，生於英國，今年十四歲，已在中學肄業，次女公子今年十一歲，還在小學五年級，三女公子九歲，在小學三年級讀書，長公子及四女公子因係學生，均各七歲，已入小學一年級，次公子才滿周歲，總計三男三女，真可以稱為極幸福美滿的代表家庭了。

民國二十八年，李氏丁艱，但他不像一般社會那麼的設奠開弔，徒然於繁文縟節。他以爲盡忠國事即是孝親，這真是懂得孝的真諦了。

自德義等承認國府以後，中德邦交尤日臻親善。現在，政府知人善任，以學者的李氏來任駐德大使，的確是再適當沒有了。（朱·三〇·九·一二）

親共反共話陳誠

頭銜五十三

率渝軍入緬的諸將領中，據說陳誠也是其中的一個。從北伐一直到江西的剿共時期，陳誠都是佔着重要地位的，不過那時陳誠還不過是一個三四流的青年將領罷了。「八一三」事變以後，陳誠這兩個字更在一般人的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青年羣中。當時東戰場上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者，差不多都爲青年人所包辦，有時，這位青年將領爲了鼓勵士氣與青年人的工作情緒起見，更領着這一批政工青年，在槍林彈雨下，冒着砲火，奔馳在週圍數百里的東戰場上。據說有一次，在大場前線，陳誠召集這一批青年政工人員訓話，恰巧飛機來轟炸，在它的週圍擲下了十餘個炸彈之多，青年政工人員都在驚慌中逃走了，可是陳誠仍舊鎮靜地，立在台上演說，毫不畏懼。

這雖是一種傳說，但也可以看出陳誠的剛強果敢的性格來，這種性格，是陳誠的長處，但也是陳誠的弱點。

東戰場撤退，戰局重心移到武漢後，陳誠開始由軍事方面而兼任「政治部部长」，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祕書長」等職，掌握「軍政黨」的大權，而成爲「軍政黨」的紅人，儼然以蔣介石代表自居。美記者史諾曾經在一篇「通訊」中，將陳誠所有的官銜製了一張統計表，大大小小職務（共有五十三個之多）它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那時除了蔣介石的地位在他之上以外，能够與他並駕齊驅的，

只有白崇禧與何應欽二人，然而陳誠擁有這許多官銜，何，白兩人也覺顯得黯然無色。

有名的徐州大會戰，陳誠曾以蔣介石代表資格身任總指揮，台兒莊的大戰，以及湘北大戰，陳誠都曾經參加指揮過，在這許多戰役中，雖則沒有獲得怎樣了不起的功績，然而，陳誠却借着徐州大戰的機會打擊了何應欽，陳誠更借着湘北大戰的機會打擊了白崇禧，而使得他的地位更加鞏固起來。徐州撤退以後，渝方軍事當局在武昌的珞珈山曾經召集過一個「徐州戰役軍事檢討會議」，在這個會議上，陳誠聯絡了一部份青年將領，展開了對「戰敗責任者」的何應欽的攻擊。當時陳誠曾經發表過一篇漂亮的徐州戰役的分析報告，指出徐州軍事上應採如何戰略，及指揮者未能負起責任的情形，將一個何應欽批評得體無完膚，而無形中抬高了他自己的地位。

白崇禧啞口無言

同樣地，在湘北會戰中，陳誠又用了同樣的手段，在南嶽軍事會議上，打擊了白崇禧，當時陳誠曾經對白崇禧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 長沙外圍為什麼不派重兵堅守？

(二) 長沙外圍既撤後，長沙為何又不可守？

(三) 長沙既不可守，戰局為什麼又會勝利？

這幾個問題只問得白崇禧啞口無言。當時日軍進攻長沙，目的不在佔領長沙，而在消耗長沙外圍的軍力，所以日軍攻下湘陰，營田，進駐離長沙僅有三十里的地方便自動撤退了。但是，日軍這種自動撤退，白崇禧却無法說明是日軍自己撤退的，只好跟在衆人後面，承認是渝軍的「反攻勝利」。那

麼，軍事上既可以反攻，既有力量反攻，爲什麼又要撤退呢？在這次撤退中，損失了大批的軍力與物力，這個責任是需要白崇禧來負起的。而所謂「反攻勝利」的功績，却被陳誠奪去了。因爲恰巧在日軍撤退聲中，陳誠恰從後方趕到了湘北前線。

經過了這幾次微妙事件後，陳誠在軍事上的地位是鞏固了。現在，該來論到他怎樣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政治地位了。在武漢時期，陳誠是利用了周恩來，郭沫若等人的左翼力量而抬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那時，周恩來是「政治部」的副部長，郭沫若是「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都是陳誠的下屬。陳誠既擁有這兩個「時髦」的下屬，那麼他自己也連帶着「時髦」起來。當時，是有共產黨「應聲虫」之稱的，陳誠的演講詞，大多數都由周恩來與郭沫若親筆起草。

但是，曾幾何時，武漢撤退後，由於軍事上的種種失利，渝共摩擦問題，又再度開始。首先是中條山的大摩擦事件發生，接着又是平江事件，而爆發了重慶國民黨的反共潮。陳誠却利用了這個機會，首先發表反共的言論。廿九年秋季，陳誠在曲江的民衆大會上，公開對共產黨加以抨擊，他的演詞中，有這樣幾句話：「共產黨口口聲聲是擁護國民黨的，服從蔣委員長，而實際上共產黨却在延安公開進行反國民黨與不服從蔣委員長的行動。共產黨人口口聲聲說他們如何如何克苦的，然而，毛澤東在延安的生活比委員長還要來得舒服……」他的結論是共產黨的政策是口是心非，損人利己。

這一個言論的公開發表，是曾經轟動過敵方各地的，毛澤東也曾經發表過一篇反駁的文章，他說：「延安是怎樣地在進行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線的工作，延安到處都掛滿着孫中山與蔣委員長的肖像，到處都貼滿了擁護蔣委員長的標語與口號，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

至於說到毛澤東的生活比蔣介石還要舒服的問題，毛澤東則用着滑稽的口吻說道：「要請身爲司

令長官的陳誠將軍到延安來親自觀察一番，一切情形便可以知道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剛強果敢是陳誠的長處，也是陳誠的弱點。這種性格具體地反映在行動上，便是好大喜功。徐州會戰，他的打擊何應欽的策略，是成功了，湘北會戰他成功了，從聯共到反共也可以說是成功了。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廿九年七月間宜昌的爭奪戰爆發了，日軍南從洞庭湖，西自襄樊一帶兩路向宜昌進逼，不幾日，沙市失守，宜昌的淪陷已是眼前的事情。那時陳誠尙未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之職，指揮這次戰役的是「第五戰區」的司令長官李宗仁，李氏一面又要指揮鄂北的戰事，一面又要應付宜昌的戰局，事實上是力不勝任的，這時，陳誠目擊這種情形，以爲自己發展的機會又到了，便趕緊上了一個簽呈給淪蔣，願赴宜昌前線，協助李宗仁指揮戰事。這個要求，自然是得到蔣的允許的。

守宜昌大觸霉頭

陳誠趕到宜昌前線後，便立刻將川鄂邊境的大軍調往宜昌前線作戰，毅然作孤注之一擲。宜昌是一個突出的陣地，在戰略上講，宜攻而不宜守。大軍尙未調至宜昌前線，而宜昌已告失守了。陳誠便失了一着棋子，吃了一次失敗。「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一下真失得可以了。這一次，不僅是宜昌不能保，而且在調動中的大軍，又在慌忙向後撤退中，犧牲了十餘萬之多。而且當時宜昌是被認爲拱衛「陪都」（重慶）的重要外圍線之一的。宜昌的失守，不啻是川江的大門打開了。日軍隨時可以沿江西下，而直搗「抗戰」心臟的重慶。當時在重慶顯得恐慌萬狀，有些膽小的人，都在打算着怎樣離開重慶了。

陳誠默默地回到了重慶，一聲不響，一見蔣的面，便被蔣迎頭痛罵一番。同時，以前被他打擊過的白崇禧，何應欽二人，現在該是對他的報復的好機會到了。在蔣氏的面前加油加醬，認為宜昌的失守，陳誠是不能辭其咎的。最後弄得蔣氏沒有辦法，給陳誠指出兩條路，任其選擇一條，作為懲戒陳氏與應付何白等人的辦法。這兩條路是：

（一）放棄一切政治上的兼任職，專任軍事的職務；

（二）放棄軍事的職務，專任政治工作。

但是，陳誠氏由於他的個性剛強好勝，仍舊不感到有絲毫吃癰之勢的，希望再從軍事上的勝利來吐這一口怨氣。於是，他是選擇了「放棄政治工作」，而專任「軍事的職務」。

被吃癰黯然離渝

陳誠辭去了「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書記長以及所兼各職後，新職是專任「第六戰區」的司令長官之職。

陳氏在離開重慶走馬上任的前幾天，特地在重慶兩路口的嘉陵賓館，宴請重慶文化人以及政界名流，其中被宴請的名流有前「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前「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等人。陳誠在宴會席上致詞中有這幾句話：「目前在後方，的確有許多現象令人看不慣，尤其是在政治上的，兄弟這次辭去政治部的職務，便是想離開後方，專心前線的工作……」言下大對現實不滿，不勝感慨系之的樣子，如果將這幾句話和他當時一年以前那一帆風順時的昂然氣概比較起來，到的確是够令人回味的。